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翻開近十年前出版的《八十相簿》，厚厚的精裝一巨冊，記錄我八十年的生活照片。其中有不少老伴與我以及一家的合照，更有多年與老伴偕同周遊世界的留影，而今斯人已去，空留倩影，凝望良久，感慨不已。

斯人已去 空留倩影

吳康民

我酷愛家人，於是留下許多與老伴及家人的合影；我酷愛旅行，早年都是偕同出遊。雖不敢說「卿卿我我」，但卻是「影影雙雙」。無今思昔，老伴剛去世，更有影影雙雙，涕淚漣漣。早先年富力壯，更有假期，都安排出遊，去過五大洲近七十個國家。有的地方更是一次再遊，樂極忘返。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如果你是電影迷，上星期也許有個令你興奮的日子：《Back to the Future Day》(回到未來日)，即電影《回到未來》系列第二集設定的「主角返回未來的日」(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)。這部電影拍攝於一九八九年，當時人們的眼中，二零一五年是遙遠的「未來」，遠得似乎永遠不會出現。

回到未來 我們會變好嗎?

楊天命

大家不妨回想，所有暢想未來的科幻電影中，導演和編劇似乎沒有幻想過「人性」的進步。在那美好的「未來」，爾虞我詐的人情世故依然存在，「壞人」仍有不少，「好人」也沒有增多。這是否代表，我們默認無論多遠的未來，「人性」都不會有太大變化？

琴台聚

彥火

本屆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 (Svetlana Alexievich)，坊間有兩種反應。第一種反應是來自西方。大抵覺得阿列克謝耶維奇之獲獎，實至名歸。因為她的作品早已被翻譯成西方多國文字，對西方的評論界及讀者來說並不陌生。

阿列克謝耶維奇

彥火

據知情人士稱，踏入二零零零年後，「見證文學」首先進入諾獎委會會議室。諾獎委員會的評語中，強調：「只通過自己的眼睛看到事件並不是見證。能用言辭說出『我在場』，我見到了，我可以講述」，這才是見證。

此後即二零零三年被稱為「見證文學」作者的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 (Kertész Imre)，率先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。六年後的二零零九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德裔羅馬尼亞作家赫塔·穆勒 (Herta and Paul Amirani)，也屬於見證文學作家。

達尼烏斯表示：「她採訪了數千名兒童、女性和男性，揭示人類歷史不為人知的一面。」

銀光閃閃的地方

樓上搬來新房客，是一對老夫婦。每天早上，男人出去，女人在家，有些時候，他倆一起出去，晚上才回來。後來，了解到，男人退休後，當起送水工，女人過去在農村，沒有工作，患有眼疾，做不了飯，更幹不了活。女人非常健談，屬於自來熟，有天停電，都在樓下，她對母親談起家事。他們只有一個兒子，結婚買的大房子，小孫子才一歲多，但是，兒媳不願與他們住在一起。

不孝的嗎？」她搖搖頭，嘆口氣，繼續說：「我去補件褲子，我自己補不了，求人……」老太太眼角噙着清淚，我不知該怎樣安撫她。望着她孤獨的背影，一聲嘆息。一雙陌生耳朵的傾聽，對她來說，充其量只是傾聽而已，這個世界上，誰能真正幫到她呢？

因為父母身體不好，我比同齡人對孝順有着更深一層的體悟。父親患有腦血栓後遺症，神經壓迫嚴重，長年靠尿管維持，而母親，沒日沒夜照顧父親，身體在一點一點透支，今年夏天又病了一場。望着他們，我以為自己非常了解生命的衰老與脆弱，了解他們的需求與習慣，其實，那是一種傲慢。

步入老年，人的生活狀態不外乎四種類型。侍弄孫子型，為子女帶娃，這是很多父母的選擇；自娛自樂型，沒有什麼負擔，他們的生活比較悠閒，打打麻將，跳跳廣場舞等；實現自我型，完成自己未竟的夢想，有的上老年大學，有的開展自己的興趣，追求精神的滿足與心靈的安寧；還有一種，不能自理型，患有慢性病，或是長年臥床，離不開家人與護工，他們最需要親情的呵護

喪禮後的飯宴 古時的人會為父母守孝三年。即使我的外祖父逝世時，母親和外公家眾人也守孝一年。後來，香港人的生活節奏開始變得急速，一年的時間太久了，就變成守孝四十九日。在這四十九日中，還會舉行一些如為先人逝世「三七」(三個星期)和「尾七」(七個星期)而做的打齋儀式。家人或親人要到所有儀式完成之後，即第四十九日才可以脫孝。

水痘和生蛇疫苗 有些家長以為打了水痘針，長大後更難機會生蛇，這也是謬誤。反而是打了水痘針，裡面的病毒潛伏在體內，更易在針的保護期過後，因為藥物(如一些化療藥)或情緒影響下，觸發生蛇。近年有愈來愈多新疫苗湧現，美國自九五年開始推出讓十歲以上人士可接種一種，據稱有百分之五十功效。美國自九五年開始推出讓十歲以上人士可接種八至零三年，得到「生蛇」的病例竟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九，而水痘的個案更大幅上升，更開始出現有未出過水痘的孩子在幼年時竟生蛇。數字早已足以讓人反思，是否疫苗令病毒不斷回來社區，且觸發更嚴重的病例。

成疑。疫苗賠償機制有不足是死亡的案例，為了避「百分之五十」的生蛇機會，去冒可能會死亡的危險，你會如此選擇嗎？用麥盧卡、洋蔥、蒜頭蓋於生蛇患處，已能有良好療效。順勢療法及精油對此類病毒也有非常積極的療效，對水痘亦然。希望大家三思。

與溫暖。老齡化社會提前到來，養老服務與配套設施卻嚴重滯後，因此，衍生出諸多道德矛盾與社會問題。比如，老人摔倒無人扶、老人讓座危機、贍養老人問題、財產繼承糾紛等等。如何化解這些問題，關乎着老年人群體的基本權利與晚年幸福，我認為，換位思考，是人人力爭做到的。從心理學角度分析，我們與父母之間的矛盾，在於邊界不清。原生家庭帶來的愛與痛，往往令我們產生不滿與怨怒，繼而投射到父母身上。其實，父母已經是最好的父母，如張德芬所說：「每一對父母每時每刻都在盡他們所能地對我們好，只是當時他們的能力有限、知識有限，所以能給我們的只有這麼多。」可見，我們應放下對父母的負面投射，回到內心，無條件接納自己，包括童年愛的缺失，以及過往的不開心。這樣，就能擺脫與父母的牽連關係，走向成熟。這樣，就能與父母建立良好的親密關係，真正尊重與理解他們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這是我們的功課：當做子女的變得強大起來，能夠接納那些愧疚、自責、痛苦，那麼父母的態度也會發生轉變。不少人常常忽略的是，與父母的親密關係順暢起來，對人際關係、親子關係、婚姻關係也會形成正面影響。

每當父親身體不適，大發脾氣，甚至覺得我無法安心創作的時候，我就使自己安靜下來，不抱怨，不回擊，靜靜地禱告，等他慢慢恢復情緒；每當母親絮絮叨叨，沒完沒了，在一些瑣事上責怪我做得不好，我就平復心緒，溫和地說：「下次記住了。」我常常告誡自己，對父母所做的事情極為有限，與他們在一起的時間也在一天天減少，所以你要感恩，要忍耐。有些時候，忍耐不是委曲求全，而是一種臣服。正如《聖經》上所述：「愛是恆久忍耐。」忍耐，最終是出於心底的愛。不僅對父母，對身邊的老人都應懷有敬重與仁愛。因為，善待別人的父母，自會有一份福報降



不僅對父母，對身邊的老人都應懷有敬重與仁愛。 網絡圖片

廣交會上淡去的香水味

趙鵬飛

第一百八十八屆廣交會正在廣州舉行，這也是我第十八次參加廣交會。關於這個被稱作中國外貿「晴雨表」式的展會，曾經有過這樣一種說法：文革期間，中國只有兩件事沒有中斷，一是研製原子彈，二是舉辦廣交會。如此特殊的年代，廣交會還不能被中斷，其分量可見一斑。

文化大革命這些非常時期，一年兩屆的廣交會才得以一路發展壯大，為新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其實，周總理逝世二十一年之後，也曾「搭救」過一次廣交會。我在廣州地方志《政府決策志》裡，看到過這樣一個記載。上世紀九十年代，全國各地都想爭取舉辦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，有的領導甚至提出要將交易會搬到上海。一九九六年十月，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謝非向國務院總理李鵬反映說，廣交會是周總理確定在廣州的，不能搬走。李鵬總理當即表態，廣交會不能搬走。

百家廊

鍾倩